

【城市微旅】

## “爬”无影山

□ 辛牧

在济南,无影山知名度很高,但若问谁“爬”过无影山时,便面面相觑了。有人说,“现在,根本就没有无影山了,无影即无影嘛。”

一天,偶尔路过无影山东路,突然萌生一个念头,找一找无影山。下车询问路人,有人说,“哪有无影山?”旁边有人不服气,一仰头,挥手向着远处划了一道圈儿,“那一片都是无影山,可大哩!”

无影山还是有的。我在那人的指引下到了无影山东路上的山东省气象局东门,原来从这里能“爬”山。可一看大门站岗的门卫,我打起怵来,这是机关和家属院,里面有办公大楼和几十幢居民楼,能随便进去吗?正犹豫间,一个中年妇女提着菜篮子,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里面走出来,门卫头也没抬。我趁机大摇大摆地向里走,结果还是被门卫喊住了,“你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随便进!”我说,“到里面爬一下山看看。”门卫面露惊诧,“这里哪来的山,这是机关,领导管得严,不让进。”无奈,我只好撒谎,“我到里面找一个亲戚。”门卫将信将疑,“你不是说爬山吗?”我搭讪着,“找到亲戚不就可以在院里爬山了吗?”那人略一迟疑,“那你得登个记。”我草草填了登记表便向里走去。“别呆时间长了,一会儿就出来!”身后传来门卫的吆喝声。

我头也不回,只管向里走,一边走一边寻思,这么麻烦,谁还有心思来“爬”无影山。一个劲地向前走,没走多少步,像是开始上坡了,再往前走,坡度明显大了起来,回头一看,自己已经站在半山坡上了。

继续向前,抬头望去,一座简单灵巧的凉亭矗立在前方,那大约就是山顶了。坡路右侧有了台阶。走上台阶,便有了登山的感觉。台阶并不多,起始只有三级,向上每四级一组,走几步平地,上一组台阶。我尽量放慢脚步,生怕一会儿就走完了。不知不觉到了第六组,便是山脚下。我没有冲着凉亭的方向走,而是选择了陡峭的水泥台阶,爬上八级台阶,便是一片树林。林中散溢出几缕原始的气息,虽有一条水泥预制板条子铺成的小径,却掩不住自然拙朴的味道。小树林里石块纵横交错,椿树、椿树、槐树、松树和酸枣棵杂乱无章地立于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酸枣棵,大多已经长成树,蔚然郁郁,茂密葱茏,累累的青色小果压实弯了枝条。粗糙的酸枣树干上,几根新枝格外旺盛,赌气般向着蓝天张扬着。从小树林里走出便是山顶广场。我发现,一道高低错落的石墙紧紧地围在小树林周边,小树林像是长在一个大“花盆”中。

“花盆”北侧有篮球场和排球场,西侧略显宽敞的是广场,小凉亭四周是秋千、单杠等休闲娱乐器材。广场上的树全是由人工栽植的,有樱花、红枫、紫叶李、丁香、贴梗海棠、广玉兰、木瓜、石榴树等。偶有几棵古老的槐树,树龄在五六十年的样子,傲然参天,为山顶增添些许的雄壮。广场西南侧,白色的铁栅栏围起的一片地,便是无影山区域气象观测站。从安装在铁栅栏上的铜牌子上了解到,这里处于东经 $116^{\circ} 58' 32''$ 、北纬 $36^{\circ} 41' 24''$ 。1919年建于济南市区日本济南领事馆观测所内的济南测候所,经过8次搬迁,于1953年迁到了这里,命名为山东省气象台地面观测站,属于国家基本气象站,到1999年,又迁到了龟山,这里在2006年改造成了七要素自动气象站。

广场上,两位老太太倚在双杠上聊天。我走近一位坐在台阶上休息的大爷,“大爷,这就是无影山吗?”大爷用拐棍敲打着地面笑着说,“这就是无影山。”我说,“有主峰吗?”大爷提起拐棍一指,“有!那不,那就是主峰。”我一看,笑了,六块不规则的青石简单地组装在一起,孤零零地卧在秋千的旁边,标志着海拔49.1米的无影山主峰,多少有点滑稽。大爷见我对无影山感兴趣,又说了起来,“这无影山原来大得很,虽说不高,却十分广阔。可惜,后来一个劲地盖楼,逐渐地把山压矮压没了。”

伫立无影山顶瞭望,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楼。从双杠旁边两位老太太身边经过,两个老人正聚精会神地聊着楼价,像是没看到有人走过。连绵广阔的无影山,已经是楼群包围中的一块小坡地了。

从山顶广场向西走去,一路下坡。经过居民楼、办公楼,出门便是无影山路二十一号,山东省气象局的西门。

出了门,也就算是下山了。西门旁边,那棵六七十年树龄的椿树下,门卫对我的摄影表示不满,警惕地问我照什么,并警告,“这里不能随便拍照!”我也回过神来,这里已经不是山脚之下了。

无影山的由来没有正史可考,只是民间一些人依据它面积广大而坡度较小的布局,太阳升起时山北边没有阴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我曾认为无影山即看不见的山,连影子也没有了的山。“爬”了一次无影山,更真切地体会到,无影山果真是很难让人看到山的踪影了。

[城记]

## 故乡北望是济钢

□ 赵中平

我的家在章灵丘村西北角,距离济钢也就五里路左右。早年,站村头往北一望(说准确点儿,是往西北看),便可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一座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然,还有那一根根耸入云天喷云吐雾的大烟囱。

据说,济钢是一九五八年建厂,我们那儿的人都称济钢为“四工地”(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有黄台电厂、济南铁厂等许多工厂上马,建设工地的排序中,济钢工地序号是第四的缘故吧)。济钢厂初期,我才上小学。农村的孩子,除了家乡的衣食住行锄镰锹镢驴牛马骡,没见过什么世面。关于“城市”的概念,最早就是从接触济钢形成的。这也包括我的同伴以及相当数量的长辈们。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去济钢就是玩儿。时间当然是上学之余。只要去,就先奔炼钢车间澡堂洗澡。自从有了济钢澡堂,我们可是再也不去村西头的瓢湾洗澡了——那里面有驴粪牛粪小孩子屎什么的,啥都有。炼钢澡堂洗完澡,我们就赶紧去炼钢车间。干什么?喝“冰糕水”去。工人叔叔们待我们都挺好,有时还帮我们从大保温桶里接水。这是济钢自制的冰镇碳酸饮料,凉滋滋,甜丝丝,喝得我们的小肚子圆鼓鼓的,只打嗝。有一次,一位叔叔突然叫出了我一个小伙伴儿的名字。原来他就是我们学校崔老师新婚的丈夫王叔叔。啊,王叔叔每次下班回家,都穿着干干净净的夹克衫或蓝色工装,特潇洒!特精神!现在却两手油污,满脸灰尘,只有牙齿还是一如既往,白白的。真真的判若两人。原来工人叔叔们和农民伯伯一样,都是非常非常辛苦!那一刻,我和小伙伴们那顽皮的童心里加深了对叔叔们的尊重。

济钢的生活区——济钢新村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当时大家口中所称的“四工地”主要就指济钢生活区)。那时的我,经常羡慕地观赏着那一幢幢高高的四层楼,并动情地想象着在这些红色的建筑里,在那明净的楼窗内,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温馨生活:家家户户每顿饭肯定都是雪白的馒头和香喷喷的炒菜,不管是自己亲手做的还是从职工食堂买的;里面的每一个家庭肯定都有一部手摇的电话机,可以随时与很远处的人说话。而我们村,这样的电话机大队部办公室里才配备一部——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顿顿饭、吃白面,这不就是村里人最理想的生活写照吗?

地处生活区东部的济钢商业街主要是为职工家属服务的,也是附近农村人的最爱。副食品商店长长的一排,简直就是一座宽敞明亮的礼堂。鲜鱼生肉糕点香油等琳琅满目,可惜多用票券,我们只是眼馋地看一遍,然后便买盐买醋打

酱油什么的。

副食店在路北,往东去同在路北的是济钢蔬菜公司,前店卖菜,后场贮存,规模很大。对蔬菜店,孩子们一般不感兴趣,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喜欢去菜店对面的百货商店看文具、赏玩具。但是村里的大人们却是蔬菜店的常客,这应该与我们那里是丘陵旱区无水种菜有关系。

村里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济钢新村北门的小市场和济钢饭店。小市场,村里人都叫它“小市”,它对活跃城乡经济,方便居民生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村里的老太太用竹篮盛着家养老母鸡下的鸡蛋,大嫂们用胶轮太平车推着本地的新鲜地瓜……各类鲜活土特农产品纷至沓来。小市场不断扩容,喜坏了前来选购的家属区阿姨老太太。而村里人盛钱的小布袋则随着货物的销售也渐渐鼓了起来。后来,村里人对小市场的作用概括成一个歇后语:四工地小北门——成事(市)了,用以形容事态扩大或某事成功。

小市场在北门外,国营的济钢饭店则在北门里。济钢饭店的开业不仅满足了济钢及当地人的就餐需求,也丰富了农村人出访时的礼品构成。那时,春冬两季走亲访友所带礼品一般都是鸡蛋红糖挂面小米之类。随着济钢饭店的运营,还未实现温饱的农村人将店里的油条当作送礼的新宠,称上一斤半的油条,两只手掐不过来,只收一斤粮票六角钱。够实惠!可是不好买,买的人太多。我曾经去过几次,都是在冬季。凌晨4点多出发,五点前到达,饭店门前已经排了好长的一队,都是奔油条来的。

其实,济钢作为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国营大厂,它对周边的良好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在文化思想方面也是有口皆碑的。比如当年堪称一流文艺院团的济钢文工团为周边农民在新村影院举办的文艺演出。试想,近千名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的农民,炎炎夏日的夜晚,在现代化的影剧院,享受着沁人心脾的清凉,观赏着高水平的艺术杰作,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村里的宣传队也经常和济钢文艺团体互动,主动向他们请教,演艺水平大有提高。

还有,那就是绝对不输趵突泉灯会的济钢元宵花灯会。一年一度,连续多年。地点就在济钢新村南门北门之间的中心大道上。那可真叫一个“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夜晚的周边各村几乎就是“万人空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济钢花灯会。济钢人就像是技艺绝伦的刺绣艺人,把路旁的大树用五彩的灯泡装扮得如同繁星点点、流光溢彩。

其实,多少年来,济钢和我们村的关系就是一家人。每年丰收时节,生产队的马车就会把刚收获的农产品送往车间让工人们尝鲜。生活困难时期,好多工人家属来我村购粮或捡拾庄稼,村里人都很友好地对待并提供帮助。有时候厂里有紧急任务,即便是农忙,村里也尽可能多派出临时工去支援。而厂里也是急农民之所急。每当旱情严重,农民肩挑人抬找水保苗的时候,济钢的多辆大水罐车就及时地出现在抗旱第一线。当村里想增加收入苦于没有项目时,厂里就安排我村加工耐火粉,大量采用我村采石场的炼钢用石灰石。尽管职工子弟还不能全部招工进厂,济钢还是以亦工亦农的方式从我村招收了一大批优秀青年。

几十年过去了,济钢的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原来朴素的商业街已变成华丽的金融中心,曾经高高的四层红砖楼也被高楼大厦所取代。但是,工人师傅们的笑容在我的头脑中还是那样的鲜活!



[实录]

## 济南最早的公交车

□ 王绍忠

1926年4月,济南最早的公交车第一次在市内露面。“大昌汽车公司”一手管理长途客运,又一手经营市内客运。当时,它开辟了天桥到泺口、普利门至辛庄的两条线路。但由于乘客过于稀少,不久市运便关门倒闭。

这年年底,山东省交通厅创建了“济南客运站”,将两辆改装组装的客车变为市内公交车,在济南运营。每辆可运18名乘客,单程票价两角,往返于天桥和泺口之间。

1931年夏,时任山东汽车路局局长的刘熙台,购买了一辆货车,改装成客车在市内经营。客运线路以西门为起点,沿着济南城墙行驶,到北极阁终点。

1938年秋,日本侵占济南后,成立了“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自动车营业所”。起初,营业所经营的济南市内客运只有一条线路,客车六辆。始发站台在院前,途中经过西门、普利门往西行驶,沿着经二路至纬十二路,总共10站,行程5.5公里。上午往返3次,下午仍然如此,单程票价0.3元。

这是济南市区内,第一条按线路正常行驶,按站牌准时停靠,按规定时间发车,完全达到“三项指标”的正规城市公交线路。也是济南市内横贯东西方向的第一条公共汽车行驶路,此线路即

今天的济南1路客运公交的雏形。当下1路公交线路中间的一段,仍按那时的走向运行,人们认为这是济南正式拥有城市公交系统的开端。

一年以后,客运汽车增加到8辆,增开了“进德会”,即经七路纬二路附近为始发站,至火车站的路线,也就是今天4路公交的雏形!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自动车营业所”也宣告倒闭。国民党政府接管济南后,在原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公交客运公司”,原有客运所有车辆,依旧照原来路线行驶。

1948年10月,解放济南的战役报捷后,人民政府随即成立了“济南市客运营业所”。营业所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招收有技术、有文化的人员,壮大了队伍。又更新、充实了公交设施,线路上的所有站牌全部建造、上下粉刷一新。牌杆涂为蓝色,牌面漆成红色,上面印有全部依次停靠的站名,让市民、乘客一目了然、清晰明白。

那时,济南市公交系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计有干部、职工97人,客车18辆,原有和新辟客运路线6条。这标志着济南形成了完整的公共交通客运体系,客运所逐步发展成为“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